

晉

書

料

注

晉書勣注卷六十五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三十五

王導

子悅

恬

洽

協

劭

蒼

洽

子珣

珣

劭

子謹

周家

祿校

勘記

日照

傳

洽子珣

珣當在

協上

下當云

洽弟

協

協

子

謹協弟

劭蒼蓋

謹本

劭子

嗣為

協

後

劭傳

不復有

子

諡文

不

得復

云

劭

子

諡文

諡

諡

諡

諡

諡

諡

諡

世說企

羨篇

注曰

光祿

大夫

覽之

孫也

父

阿龍丞

相小

字

光祿

大夫

覽之

孫也

父

案王覽

傳作

撫軍

長史

世說

德行

篇

導少

注引王

丞相

傳作

侍御

史

悉官

互異

導少

有風鑒

識量

清遠

年十

四陳

留高

士張

公見

而奇之謂

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卽
丘子司空劉寔尋引爲東閣祭酒遷祕書郎太子舍人
尙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爲琅邪王
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
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
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
無不爲御覽二百四十八晉中興書曰軍國之事無不諮訪及徙鎮建康吳人不
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
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
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輦具威儀敦導及諸

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

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

類聚四晉中興書曰王導謂從兄敦曰王仁德

未著而名位猶輕兄威名日已振宜有以共相匡舉三

月三日中宗出襖乘肩輦敦導並騎從紀瞻使人覘之

既聞敦導騎從乃大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
驚自出拜於道左

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

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

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

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

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

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

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御覽二百
四十八晉中興書曰導忠於事上達於從政以百六之弊寄厲江左爲治之本務在清靜每勸帝剋
已勵節匡主宜邦於是尤見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傾心
號爲仲父帝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
爲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
爲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
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羣公卿士皆鑒於安息遂使姦人
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
之勳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
擬議願深弘神慮廣擇良能願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

士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楊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恥辱天官混雜朝望積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峻山海而開導亂源饗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勳高孤所深倚誠宜表彰殊禮而更約己冲心進思盡誠以身率眾宜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宣遠將軍

尋加振威將軍愍帝卽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旣建以

導爲丞相軍諮祭酒

讀史舉正曰案此在建興元年五月元帝爲丞相後時晉國尙未建

也建武元年三月帝爲晉王以導爲驃騎將軍都督中外晉國建當移在此句下桓彝初過江

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

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

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

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按溫嶠傳亦云江左草

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過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此一事而傳聞異辭也

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

世說言語篇人士作諸人暇日作美

日飲宴上有藉卉二字注丹陽記曰新亭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徙創今地寰宇記九十

日臨滄觀在勞山山上有亭七閒名曰新亭吳所築宋蘇字改爲新亭中間名臨滄觀周顗與王導等當春日

登之卽此也謂之勞勞亭古送別所讀史方輿周顓中紀要二十日新亭在江寧縣南十五里近江渚世說言語篇舉目作正自江河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作山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勦力王室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眾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書鈔五十七王導表云乞得除中書監持節專壹所司竭誠保傳惟力是視類聚四十八檀道鸞晉陽秋詔曰昔荀公曾從中書監遷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賀我耶願足下處之勿疑又五十九晉中興書曰王導爲驃騎揚州領中書監錄尚書事時丞相參將羅弘父母沒賊賊平不奔赴御史中丞熊遠奏清議而吏部尚書周顓選弘導以署過其事爲有司所奏導上疏請免錄中宗令曰卿恆總萬機何解錄除節

而導以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後坐事除節于時軍

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

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

宋書禮志

一作德化彝倫攸敘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

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

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霑肌膚習以成性

宋書禮志一此

句下有有若遷善遠罪

宋書禮志一

而不自知行成德

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

宋書禮志一作嫡子

猶與國子齒

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於學故周禮卿

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

周家祿校勘記曰鄉誤卿

王拜而受之所以

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以

及家宋書禮志一作則退而修其身修其身以及其家正其家以及鄉學於鄉

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已敦樸之業著宋書禮志一作敦素浮

偽之競息宋書禮志一作競作道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

蒞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

也自頃皇綱失統宋書禮志一此句下有禮教陵替四字頌聲不興于今

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

崩而況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

聞宋書禮志一作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聞金革之響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

王之道彌遠華偽之俗遂滋宋書禮志一作俗作風非所以端本靖

末之謂也

宋書禮志一作非所以習民靖俗端本抑末之謂也

殿下以命世之資

屬陽九之運

宋書禮志一作屬當傾危之運

禮樂征伐翼成中興

宋書禮志

一此句下有滌穢蕩瑕撥亂反正八字

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

生漸之教義

宋書禮志一作建明學校闡揚六藝以訓後生無漸之教義句

使文武之

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

宋書禮志

一方今下有小雅盡廢四字

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以

扼腕拊心

宋書禮志一夫作士拊心下有禮樂政刑當並陳以俱濟者也二句

苟禮儀膠

固這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

宋書禮志

一作苟禮義膠固純風載洽則化之所陶者廣而德之所被者大義之所屬者深而威之所震者遠矣

使

帝典闕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

宋書禮志一使字上有田斯而進則可朝服濟

河二獸心革面饕餮檢情宋書禮志一檢作改揖讓而服四夷宋

禮志一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

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宋書禮志一服淮夷

作淮夷平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

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宋書禮志一擇作使此句下有立德出身者咸習之而後

通德路開而偽塗塞則其化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爲之

不肅而成不嚴而治矣數語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甚納之及帝

登尊號百官陪列宋書禮志一有命導升御牀共

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

照帝乃止世說寵禮篇曰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

萬物同輝臣
下何以仰瞻

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

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

讀史舉正曰案此在大興三年七月傳入舉羊鑒前誤

假

節錄尚書領中書監會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鑒旣而鑒敗抵罪導上疏曰徐龕叛戾久稽天誅臣創議征討調舉羊鑒鑒聞懦覆師有司極法聖恩降天地之施全其首領然臣受重任總錄機衡使三軍挫衄臣之責也乞自貶黜以穆朝倫詔不許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啟立於是典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爲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爲

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
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眞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
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
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說
言語篇曰王敦兄含爲光祿勳敦旣逆謀屯據南州含
委職奔姑孰王丞相詣闕謝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
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爲揚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
遠避流言明公蒙塵露次羣下不宜不審尊體起居何
如注引中興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討劉隗導
率子弟二十餘人旦旦到公車泥首謝罪帝以導忠
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
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
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

爲安東時節假之

書鈔一百三十御覽八百六十一晉永昌起居注曰元帝使當朝司空王

導拒王敦詔日以吾

及敦得志加導守尙書令初西都

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

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

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

敦無以能奪自漢魏已來賜謚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

先無爵者例不加謚導乃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謚卿校

常伯無爵不謚甚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

爵而謚導所議也

御覽五百六十二晉中興書曰王導上疏曰臣聞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

名名則實稱不誣而已近代以來唯爵得謚武官牙門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悉不賜謚甚失制謚之本中

興肇建勳德兼被宜深體前訓使行以謚彰豈可限初
以有爵中宗納焉自後公卿無爵而謚自導始也

帝愛琅邪王哀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
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曰夕陳諫故太子

卒定

世說方正篇曰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

明帝而立簡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
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爲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
懇切惟刁玄亮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
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
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過使就東廂周侯未
悟卽卻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
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
此皇儲始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
始知不如也注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哀並
非敬后所生而謂哀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問
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
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哀
爲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盛采摭典故以何爲

實且從容調諫理或可安豈有登階一言曾無奇說便爲之改計乎及明帝卽位導受遺

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書鈔六十八人干寶晉紀曰王導爲司徒置西屬一人佐長史參

定九品又五十八晉起居注曰咸康八年司徒王導表

員外常侍孫朝年八十告老棄身茂宇永絕榮祿宜給

本官秩俸以終餘年案導卒於咸和五年此作咸康八年疑康八二字均誤一依陳羣輔魏

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

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

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

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固

讓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

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

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
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
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旣而難
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
本官居己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日
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賈寔
並說峻令殺導魏書司馬叡傳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
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諷誘永等
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御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
子隨永奔于白石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

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

世說言語篇注晉陽秋曰蘇峻既誅大事克平

之後都邑殘荒溫嶠議徙都豫章以卽

二論紛紜未有

豐全朝士及三吳豪傑謂可遷都會稽

世說言語篇注引晉陽秋作古者既

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

有帝王所治之表又孫仲謀劉立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

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

不績其麻則樂土爲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

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

羣情自安

世說言語篇注引晉陽秋作今雖凋殘宜修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羣情且百堵皆作何患

不克

復乎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

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

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踴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御覽八百二十八語林曰王公謂諸公曰國家凋敝貢御不致但恐賣練不售吾當與諸賢各製練服之月日開賣遂大售端至一金案練當作練玉篇云紡纈絲廣韻云練葛也隋書姚察傳門生送南布花練蓋六朝時通行之其爲時所慕如此六年冬蒸詔歸胙於導御覽五百

布也四十二晉中興書曰顯宗嘗使太常張放歸胙於王導日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

初帝幼冲見導每拜又嘗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

書作詔則曰敬問御覽五百九十三引晉中興書作與導手詔則曰敬白中書作詔則曰敬

問於是以爲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時大

旱導上疏遜位詔曰夫聖王御世動合至道運無不周

故能人倫攸敘萬物獲宜朕荷祖宗之重託於王公之
上不能仰陶立風俯洽宇宙亢陽踰時兆庶胥怨邦之
不臧惟予一人公體道明哲弘猶深遠勳格四海翼亮
三世國典之不墜寶仲山甫補之而猥崇謙光引咎克
讓元首之愆寄責宰輔祇增其闕博綜萬機不可一日
有曠公宜遺履謙之近節遵經國之遠略門下速遣侍
中以下敦喻導固讓詔累逼之然後視事導簡素寡欲
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
羸疾不堪朝會書鈔六十二晉中興書濟陰王錄曰王
導稱疾不朝而出送郗鑒十臺奏導專
任無敬御史中丞鍾雅撓阿不糾並宜彈肅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帝幸其府縱酒作樂

後令輿車入殿其見敬如此石季龍掠騎至厯陽導請

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周家祿校勘記曰中外諸軍上

宜補都督二字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匹俄而賊退解大司

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

徒官以并之冊曰朕夙罹不造肆陟帝位未堪多難禍

亂旁興公文貫九功武經七德外緝四海內齊八政天

地以平人神以和業同伊尹道隆姬旦仰思唐虞登庸

雋父申命羣官允釐庶績朕思憑高謨弘濟遠猷維稽

古建爾于上公永爲晉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以亮天

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是歲妻曹氏卒世說德行篇注王氏譜曰導娶

彭城曹詔
女名淑

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

別館以處眾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

猶恐遲之以所執塵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

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

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塵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

與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

世說輕詆篇注
如記曰丞相曹

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
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

館眾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疏臺中望

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

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

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

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車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

以左手攀車蘭右手捉塵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

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
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敘陳志蔡曰不聞餘
物唯聞有短轅轅車長柄塵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
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王忿
蔡前戲言耳案傳文克為充之誤書鈔一千時庾亮以
百三十四類聚六十九引王導塵尾銘

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閒說亮當舉兵內

向或勸導密為之防世說雅量篇曰有往來者言庾公

備不導曰吾與元規休慙是同世說雅量篇曰吾與元

虞之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

角巾還第復何懼哉世說雅量篇曰吾角巾又與稱書

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閒遂息世說雅

中興書曰於是風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六郭

子曰庾公名位漸重足傾王公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

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說

輕詆篇曰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汚人注

云案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

度裁之器言自息豈或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

同冀有扇塵之事乎以元帝睭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

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

六十四勞格校勘記曰咸和當作咸康以戴洋傳攷之則導生於咸寧二年丙申下距咸康五年得年

六十五非也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

事贈禭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元

郡縣圖志二十五曰王導墓在給九游輶輶車御覽五

上元縣西北十四里幕府山西百五十

五引晉中興書九游作九旒案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

吹御覽五百五十五引晉中興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

書鼓吹下有挽歌兩部四字

臣莫與爲比冊曰蓋高位以酬明德厚爵以荅懋勲至
平闔棺標跡莫尙號謚風流百代於是乎在惟公邁達
冲虛立鑒劭邈夷淡以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棲遲務
外則名雋中夏應期濯纓則潛筭獨運昔我中宗肅祖
之基中興也下帷委誠而策定江右拱己宅心而庶績
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鼓檇机易質調
陰陽之和通彝倫之紀遼隴承風丹穴景附隆高世之
功復宣武之績舊物不失公協其猷若乃荷負願命保

朕冲人遭遇艱圯夷險委順拯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其顛傾而弘之以仁經緯三朝而蘊道彌曠方賴高謨以穆四海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慟于心雖有殷之殞保衡有周之喪二南曷諭茲懷今遣使持節謁者僕射任瞻錫謚曰文獻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榮寵二弟穎敞少與導俱知名時人以穎方溫太真以敞比鄧伯道並早卒

世說品藻篇曰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日武議郎祭酒者也注王氏譜曰穎字茂英位至議郎年二十卒敞字茂平丞相祭酒不就襲爵堂邑公年二十有二而卒案世說評論穎敞導六子悅恬洽協劭蒼

唐與本傳互異穎穎形近致譌

唐宰相系表十二中作悅恬劭協蒼洽世說載溺篇曰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尙書注

語林曰雷有

寵生恬洽

悅字長豫

書鈔五十八引晉中興書作字長預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

世說

德行篇曰王長豫為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排調篇曰王長豫幼便和令

導甚愛之導嘗

共悅弈碁爭道

世說排調篇曰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

導

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為爾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

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

御覽四百三十一郭子曰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

都督白之公令拾去勅云慎不可使大郎知

悅少侍講東宮

書鈔五十八晉中興書曰每侍

講東宮以清和著稱

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謚貞世子先是

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為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

百萬

太平廣記一百四十一引世說新書尋掘地得錢百萬作後作屋忽掘得一窖錢料之百億

意

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悅與導語恆以慎密爲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恆爲母曹氏褰斂箱篋中物世說德行篇褰斂作併當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世說德行篇作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篋封而不忍開悅無子以弟恬子琨爲嗣襲導爵丹楊尹卒贈太常子嘏嗣尙鄱陽公主厯中領軍尙書卒子恢嗣義熙末爲游擊

將軍

世說排調篇注王氏譜曰混字奉正中軍將軍

王誕

傳亦作混也混字游右光祿大夫偃子藻懋藻東陽

始興

公蝦子偃字子游右光祿大夫懋子瑩字奉光左光祿大

太守

懋字昌業右光祿大夫懋子瑩字奉光左光祿大

夫瑩

子實湖州刺史誕字茂世輔國將軍誕子詡均見

王誕

傳宋書王誕傳詡太子舍人惟蝦為左戶尚書而

木書

但言尚書也蝦以恢為嗣入宋後殆未出仕故不

見於

南史惟偃傳中有偃兄恢一語

恬字

敬豫世說賞譽篇下曰簡文目敬豫為少好武不

為公

門所重世說德行篇注曰王恬小字螭虎為導見悅輒

喜見

恬便有怒色世說德行篇作州辟別駕不行襲爵

即王

子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

入內

萬以為必厚待己殊有喜色世說簡傲篇曰謝公

嘗與

謝萬共出西過

吳郡阿萬欲相與其萃王恬許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
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同萬乃獨往坐少時王
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爲厚待己恬久之乃沐頭散
類聚七十引郭子作謂必厚供待己

髮而出據胡牀於庭中曬髮世說簡傲篇注類聚七十引郭子庭中曬髮作中庭

頭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歸世說簡傲篇曰了無相酬

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故作爾
書鈔一百三十五引郭子作神色傲上了無慚作相對

于是而還類聚七十晚節更好士世說賞譽篇下注文

引郭子作神氣慨然世志曰恬識理明貴

爲後進多技藝善弈基爲中興第一世說德行篇注文

冠冕隸書與濟陽江彪以善弈聞方正篇注范汪遷中書郎

基品曰彪與王恬等基第一品導第五品
帝欲以爲中書令導固讓從之除後將軍魏郡太守加
給事中領兵鎮石頭導薨去官俄起爲後將軍復鎮石

頭轉吳國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諡曰
憲

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弱冠歷
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吳郡內
史書鈔一百五十五王洽臨吳郡上表曰前民辭求相
蠶鼠爲害瓜麥蕩盡御覽三十五晉王洽集曰洽臨吳
郡上表曰編戶僵尸葬埋無主或闔門餓餒烟火不舉
世說賞譽篇下注中興書曰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
累遷吳郡內史爲士民所懷洽集辭中書令表云竊以
讓表疏十上中書職掌機管有由來矣漢武之世始建
此職歷代時宜拜參遂重武帝朝荀勗張華並爲其任
中興以來宰相居也又檀道鸞晉陽秋云王洽除中書
令時年二十九將辭之從兄朗之又遺之書云晉大將
軍事故吾年九山二在烏衣宅諸文臺門諧謝還其北

窗牀上悲歎云今山二求爲貧賤不可得弟今二十九
便居清顯要任敢不敬以先旨爲弟啟義讓之略也御
覽二百二十晉陽秋曰若弟年至四五十五之間雖復朝
令超登公輔亦非吾所豫況降此以還者耶洽遂不拜
案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中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初
作洽散騎侍郎本傳不載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初
記十一引晉中興書清裁作清才類昔爲中書郎吾時
聚四十八引晉中興書貴令作貴重皆爲中書郎吾時
尙小數呼見意甚親之書鈔五十七引晉陽秋今所以
用爲令書鈔五十七引晉陽秋初學記十一旣機任須
才且欲時時相見其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書鈔五十七引晉陽
秋作欲使講論文章之事待之以而累表固讓甚違本
不臣之義豈便任國之大事耶
懷其催洽令拜苦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於官年三十
六世說賞譽篇下注引中二子珣珉
興書作年二十六而卒

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立爲桓溫掾俱爲溫所敬重

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書鈔六十八引御覽四百四十三

中興書年四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

十作年三十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

世說雅量篇曰王東亭爲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

公甚欲其入地爲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

坐上賓客卽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

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

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由時溫經略中夏竟無寧歲軍

是大重咸曰是公輔器也

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書鈔六十九

邪王錄曰時大司馬桓溫經略中夏竟無甯歲戎府多

事珣居要任有稱績於時三軍文武可及數萬人悉識

其從討袁真封東亭侯世說言語篇注王司徒傳轉大

司馬參軍琅邪王友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珣兄弟

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絕婚又離珉妻

世說賞譽篇下曰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

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斂容之王神意

閑暢謝公傾日還謂劉夫人日向見阿瓜珣云珣

駭明願未故自未易有雖不相關正自使人不能已已

由是二族遂成仇讐時希安旨乃出珣為豫章太守不

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書鈔五十八晉起居注曰大始元年詔曰給事黃門侍郎王珣

字元琳理一壯脫通厚篤志好學不殞先業及朝有幹

事之才給事何遵字公亮篤烈有才幹器任日久歷朝

陪職用有效宜各敘集拾遺左右其以珣遵並為散騎

常侍皆從分與內常侍更讀文書者也案珣為東晉時

人太始乃太和之兄何遵字思祖者當是兩人遷祕書

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杖之轉輔國將軍吳國內史

在郡為士庶所悅

孝武帝紀作吳郡太守世說政事篇曰王東亭與張冠軍善珣王既作吳

郡人問小令曰東亭作郡風政何如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案本紀與世說均作吳郡是本傳誤徵爲尙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作吳國

將軍復領太子詹事時帝雅好典籍御覽二百十一晉中興書曰烈宗雅

好典籍深欽愛之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

章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

不協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爲方伯而委珣

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旣覺語人云此當有大

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

事謀黜舊臣遷珣尙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

之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

大失朝野之望況擁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
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
恭迺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
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世說仇隱篇及注引晉安帝紀慎默均作從默
歲終均恭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而得免御覽四百六十九俗
作克終說日王孝伯起事王東亭殊憂懼時住在募士橋下持
藥酒置左側諸其所念小人俞翼令在門前若有人騎
僂從東汝便可取酒藥與我俄有行人乘馬過翼便
進酒王語翼汝更看定非官人王語翼汝幾殺我語
在國寶傳二年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
水陸軍事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中作前將軍勞格校勘
記曰本紀三年四月乙未加尚書令王珣衛
將軍在王恭事平上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
舉兵之後

職歲餘卒

安帝紀珣卒於四年五月景寅世說品藻篇曰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剛曰世論以我家領

軍比誰武剛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卧向壁歎曰人固不可以無年時年五十二追贈

車騎將軍開府謚曰獻穆

類聚八虎邱山銘曰晉司徒東亭獻公王珣撰案本傳不

載官司徒獻字下脫穆字

桓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

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才用不盡然君

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

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

亦識會居之故也卒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冥

之未易耳立輔政改贈司徒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

聞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

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也珣

五子弘虞柳孺曇首宋世並有高名

宋書王弘傳柳作抑王韶之傳曰韶

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厥作亂珣子弘厥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為所陷案今晉書不言貨殖事蓋唐初史臣

未采韶之晉紀耳南史本傳曰弘字休元太保中書監

弘子錫字寡光江夏內史錫子僧亮僧衍僧達僧衍侍

中子茂璋字肩光給事黃門侍郎茂璋子冲字長深太

子太傅領丹陽尹冲子瑒尚書左僕射瑜侍中僧達黃

門郎子道珍廬陵內史道珍子融字元長中書郎蔡

達本傳云太保弘少子兄瑒瑒子融字元長中書郎蔡

明弘子錫太保弘少子兄瑒瑒子融字元長中書郎蔡

弘子錫太保弘少子兄瑒瑒子融字元長中書郎蔡

弘子錫太保弘少子兄瑒瑒子融字元長中書郎蔡

弘子錫太保弘少子兄瑒瑒子融字元長中書郎蔡

弘子錫太保弘少子兄瑒瑒子融字元長中書郎蔡

弘子錫太保弘少子兄瑒瑒子融字元長中書郎蔡

弘子錫太保弘少子兄瑒瑒子融字元長中書郎蔡

弘子錫太保弘少子兄瑒瑒子融字元長中書郎蔡

弘子錫太保弘少子兄瑒瑒子融字元長中書郎蔡

仲寶中書監儉子騫陳騫字思寂度支尚書騫子規字
威明太子中庶子規子襄陳字思晦尚書左僕射陳子
承幼訓承字安期東陽太守訓字懷範侍中僧虔侍中
左光祿大夫僧虔子慈志揖彬寂慈字伯寶贈太常慈
子泰字仲通散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泰子廓志字次道
散騎常侍志子緝休誼操素揖太中大夫揖子筠字元
禮太子詹事筠子祥黃門侍郎彬
字思文祕書監寂字子玄祕書郎

珉字季珍

案書鈔五十七引晉中興書作王珉字秀珍
初學記引作季珍是書鈔誤也御覽二百二

十引王珉別傳

少有才藝

世說賞譽篇下注續晉陽善
秋曰風情秀發才辭富瞻善

行書

御覽七百四十八王僧虔論書曰中書令王珉筆
力過於子敬書舊品云有四正素絹朝操筆至暮

便竟首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戲云
弟書如騎驢駭駭常欲度驛驢前

名出珣右時人爲

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僧彌珉小字也時有

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爲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

尙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卽於別室與沙門法綱等數人
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世說文學篇曰
亭第講阿毗曇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卽於
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
法綱道人曰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
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覈耳注出經敘曰僧伽提婆
賓人姓瞿曇氏僞朗有深鑒苻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
江遠法師請譯阿毗曇遠法師阿毗曇敘曰阿毗曇心
者三藏之要領詠歌之微言源流廣大管綜衆經領其
宗會故作者以心爲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法勝以阿毗
曇源流廣大卒難尋究別撰斯部凡二百五十偈以爲
要解號之曰心罰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玩斯文因請令
譯焉阿毗曇者晉言大法也道標法師曰阿毗曇者秦
言無比法也又曰提婆以隆安初游京師東亭侯王珣
迎至舍講阿毗曇提婆宗致既明振發義奧王僧彌一
聽便自講其明義易啟人心如此未詳年卒高僧傳一
曰僧伽提婆此言衆天或云提和音訛故也苻氏建元
中來入長安宣流法化後東山清平提婆乃與冀川沙

門法和俱適雒陽居華稍積傳明漢語提婆度江入廬
岳以晉太元之中請出阿毗曇心及三法度等乃於般
若臺手執梵文口宣晉語至隆安元年來游京師晉朝
王公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衛軍東亭侯瑯琊
王珣淵懿有深信扶持正法建立精舍廣招學眾提婆
既至珣即延請仍於其舍講阿毗曇名僧畢集提婆宗
致既精辭旨明析振發義理眾咸悅悟時王僧珍亦在
座聽後于別屋自講珣問法綱道人僧珍所得云何答
曰大略全是小未精覈耳其敷析之明易啟人心如此
後不知所終案僧珍為僧彌之誤蓋彌省作弥因誤作
珍梁僧祐出三藏集記云阿毗曇八犍度二十卷阿毗
曇心論十六卷鞞婆沙阿曇十四卷阿毗曇心論四卷
闍賓沙門僧伽提婆所譯出辟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

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為長兼中書令

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為大令珉為小令

書鈔五十七
晉中興書日

遷拜為中書令詔曰新除侍中王珉才學博瞻理義精
通入機近以察時務其以珉長兼中書令

又檀道鸞晉陽秋曰王珉父洽永和為中書令珉復
居之時人以為奕世令望又劉謙之晉紀曰中書令王
獻之卒以侍中王珉代之皆一時之美也太元十三年卒時年三十八追贈

太常二子朗練義熙中並歷侍中

宋書王弘傳曰練元嘉中歷顯官侍中度

支尚書練子釗冠
軍將軍始興相

協字敬祖元帝撫軍參軍

書鈔六十九千寶晉紀曰丞相王導為協為協勸子少有

能上接乃辟撫軍司徒行參軍惜抱軒筆記曰協安襲爵
武岡侯

襲爵

當為始興郡公何以云武岡侯也導六子協在弟

四長子悅早卒以弟恬子琨為嗣襲導爵豈琨襲者始

興郡公而協襲武岡侯乎既進封即除本封無兩襲之
例且即兩襲武岡之封當在恬及弟洽又不應在協也

是皆未
可攷者
早卒無子以弟劭子謚為嗣

謚字稚遠少有美譽

書鈔五十七引晉中興書琅邪王錄作字稚遠弱冠有美譽世說品

謀篇注引中興書亦云字稚遠有才器

與譙國桓胤太原王綏齊名拜祕

書郎襲父爵遷祕書丞

御覽二百三十三檀道鸞晉陽秋曰太元十八年王謚為祕書

丞乃表前尚書尹允中書郎張敞太子後率郗儉之故太常桓石秀是多書之家請祕書郎分局採借

歷

中軍長史黃門郎侍中及桓立舉兵詔謚銜命詣立立

深敬昵焉拜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未至郡立以為中書

令領軍將軍吏部尚書

沙門不拜俗事一引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岡男王謚

答桓立書明沙門不應致敬王者及

遷中書監加散騎

常侍領司徒

文選辯亡論注臧榮緒晉書曰可及立將徒王謚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旋館

篡以謚兼太保奉璽冊詣立立篡封武昌縣開國公加

班劍二十人初劉裕爲布衣衆未之識也惟謐獨奇貴

之嘗謂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

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曰元旣宿憚高祖

威名又悅高祖之風儀姿貌嘗語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卿不得獨擅其清案徐書謂桓元語王謐與此傳王

謐謂劉裕互異及裕破桓立謐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錄

尚書事謐旣受寵桓氏常不自安護軍將軍劉毅

勞格校勘

記曰護軍當作冠軍

嘗問謐曰璽綬何在謐益懼會王綏以桓氏

甥自疑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謐從弟湛少驍果輕俠

欲誘謐還吳起兵爲亂乃說謐曰王綏無罪而義旗誅

之是除時望也兄少立名譽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

謐懼而出奔劉裕賤詣大將軍武陵王遵遣人追躡謐

既還委任如先加謚班劍二十人義熙三年卒

南史宋武帝紀

日三年十二時年四十八追贈侍中司徒謚曰文恭三月王謚薨

子瓘球琇入宋皆至大官

南史王球傳球字蒨玉條龔尚書僕射無子以從孫奐爲

後奐字道明雍州刺史奐子融琛彪爽弼殷叔肅秉伯融太子中庶子琛司徒從事中郎

劭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陽尹劭

美姿容有風操

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王隱晉書曰王劭爲丹陽尹善禮儀世說雅量篇

注劭蒼別傳曰劭清貴簡素研味玄蹟容止篇曰王敬倫風姿似父注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持儀操御覽三百

八十九引王劭別傳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作清貴簡風姿甚美

桓溫甚器之

世說雅量篇注劭蒼別傳曰大司馬桓溫稱爲鳳雛

遷吏部尚書尚

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爲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贈車騎

將軍諡曰簡三子穆默恢穆臨海太守

南史王彧傳曰祖穆字伯遠臨

海太守父僧朗尚書右僕射或字景文中書監太子太

傅常侍揚州刺史或子絢績絢字長素祕書丞績字叔

素左戶尚書廷尉績子儁建安太守儁子克尚書右默

僕射或兄楷太中大夫楷子蘊字彥深湘州刺史

吳國內史加二千石

宋書王惠傳作默左光祿大夫

恢右衛將軍穆三

子簡智超默二子鑒惠義熙中並厯顯職

宋書王惠傳惠字令明吏

部尚書

蒼字敬文

世說雅量篇注曰小奴王蒼別字

恬虛守靖不競榮利

世說雅量

篇注劭蒼別傳曰蒼有清譽夷秦無競

少厯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將

軍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蒼以私米作餽粥

以飴餓者所濟活甚眾

書鈔一百四十四引王蒼別傳濟活作全活

徵補中

領軍不拜徙尚書領中護軍復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
頃之桓沖表請蒼爲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督浙江東
五郡左將軍會稽內史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卒
於官贈衛將軍子廐世說任誕篇注王
氏譜曰廐字伯輿歷太子中庶子
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居于吳王恭舉兵假廐建武將軍
吳國內史令起軍助爲聲援廐卽墨經合衆誅殺異己
仍遣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聚兵輕俠赴
者萬計廐自謂義兵一動勢必未寧可乘閒而取富貴
而曾不旬日國寶賜死恭罷兵符廐去職廐大怒迴衆
討恭世說任誕篇注周祇隆安紀曰廐
反喪服廐大怒卽日據吳都以叛恭遣司馬劉牢

之距戰于曲阿廐眾潰奔走遂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
所殺少子華以不知廐存亡憂毀布衣蔬食後從兄謚
言其死所華始發喪入仕宋書王華傳曰華字子陵時
失隨沙門釋曇永備救逃使提衣襪隨後津邏咸疑焉
華行遲永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撻華數十眾
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以父存沒不測布衣蔬食
不交游如此十餘年高祖欲收其才用乃發廐喪使華
制服服闋高祖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州主簿遷
護軍侍中子宣候備缺左衛將軍宣侯子長終備缺
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
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五
日初王敦構亂王導憂
將覆族使郭璞筮之南史王裕之等列傳論曰郭璞云
淮流竭王氏滅及于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掃
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
定天之所廢豈智識之所謀乎

史臣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
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哲后也託負鼎
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于陵寢
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旣
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立石之圖乖少康之祀夏
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
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剋復
之功用成翌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
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
忠謨竟翦吞沙之寇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

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
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
夫蕭曹弼漢六合爲家夷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
不足爲傳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
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世說政事篇注

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稱爲仲父蓋其

宜矣恬珣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謚乃隕聲慙劉毅之徵
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贊曰贊嘯焱馳龍升雲映武岡矯矯匡時緝政懿績克
宣忠規靡競契叶三主榮逾九命貽刀表祥筮水流慶

赫矣門族重光斯盛

晉書斟注卷六十五

晉書斟注卷六十六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三十六

劉弘

劉弘字和季

書鈔三十七引徐野民晉紀作劉弘字季和一百三引晉陽秋作字子季魏志劉馥

傳注引晉陽秋作劉弘字叔和均誤水經沔水注引襄陽耆舊傳云字和季與本傳合 沛國相人

也祖馥魏揚州刺史

魏志劉馥傳曰馥字元穎父靖鎮北將軍劉馥

傳曰靖封建成鄉侯諡曰景侯水經鮑邱水注曰鮑邱水入路高梁水注之水受灤水于辰陵堰東逕梁山南又東北逕劉靖碑北其詞云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威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

觀源流相燥水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民之殷
富乃使帳下丁鴻督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
導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
出自并州潞河之別源也長所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
以爲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
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發則乘遏東
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
餘萬畝晉書校文三曰鎮北碑作征北以魏志劉頴傳
攷之知鎮北靖所歷官征北其所贈弘有幹略政事之
官也案建城亦與魏志作建城異

才魏志劉頴傳注晉陽秋曰自靖

少家洛陽與武帝同

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

遷率更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由是爲寧朔將軍

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

水經鮑邱水注劉靖碑詞云晉元康四年

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宏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
事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

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刺北岸七十餘丈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勳親臨山川指授規略命司馬關內侯逢惲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驢字五尺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繼負而輸字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平于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還募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紀勳烈并記遏制度永爲後式焉案傳不載驍騎將軍平鄉侯從略蓋由平鄉侯進封宣城公也甚有威惠寇盜屏迹爲幽朔所稱以勳德

兼茂封宣城公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

荆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驤等討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

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敗也以弘代爲鎮南將軍都督

荆州諸軍事

魏志劉馥傳注引晉陽秋作都督荆交廣州諸軍事蜀志諸葛亮傳注蜀記曰晉永

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
傅掾健爲李興爲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鼙而
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
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
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驟摯解褐于三聘尼得招而塞
裳管豹變于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卧
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
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
衡我北而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
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
一生推子入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
一何微妙千井齊登又何祕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述孰
若吾儕良籌妙畫賊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
並徵夷吾反玷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仲臨終受
寄讓過許由負展蒞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
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皋則伊宜比管晏豈徒聖宣據
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
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歿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
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
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覲爾故墟漢

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翹翹以髣髴冀影
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案李興卽李安密之子
見王隱餘官如故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參軍
晉書

蒯恆爲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爲都戰帥進據襄陽張
昌并軍圍宛敗趙驤軍弘退屯梁侃初等累戰破昌前
後斬首數萬級及到官昌懼而逃其眾悉降荆土平初
弘之退也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荊州弘至奕
不受代舉兵距弘弘遣軍討奕斬之表曰臣以凡才謬
荷國恩作司方州奉辭伐罪不能奮揚雷霆折衝萬里
軍退於宛分受顯戮猥蒙含宥被遣之職卽進達所鎮
而范陽王虓先遣前長水校尉張奕領荊州臣至不受

節度擅舉兵距臣今張昌姦黨初平昌未梟擒益梁流人蕭條猥集無賴之徒易相扇動颶風駭蕩則滄海橫波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比須表上慮失事機輒遣軍討奕卽梟其首奕雖貪亂欲爲荼毒由臣劣弱不勝其任令奕肆心以勞資斧敢引覆餗之刑甘受專輒之罪詔日將軍文武兼資前委方夏宛城不守咎由趙驤將軍所遣諸軍剋滅羣寇張奕貪禍距違詔命將軍致討傳首闕庭雖有不請之嫌古人有專之之義其恢宏奧略鎮綏南海以副推轂之望焉張昌竄于下雋山

讀史方輿紀要

七十七曰下雋城漢縣屬長沙國後漢屬長沙郡晉因之下雋山蓋縣境山中也東晉疆域志曰下雋縣有下

山傳弘遣軍討昌斬之悉降其眾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勞格校勘記曰晉陽秋云帝在長安命弘得選用宰守與此不同弘迺敕

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爲論者所稱乃表曰被中詔勅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賞刑威非臣所專且知人則哲聖帝所難非臣聞蔽所能斟酌然萬事有機豪釐宜慎謹奉詔書差所應用蓋崇化莫若貴德則所以濟屯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頃者多難滄朴彌凋臣輒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以懲波蕩之弊養退讓之操臣以不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參軍蒯恆牙門皮初勳力致討蕩滅姦凶

魏志劉馥傳注晉陽秋曰徵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勳江

漢弘上朝爲零陵太守初爲襄陽太守御覽四百二十九徐廣晉紀曰武陵五朝字世朗牙門將魯國皮初有動江侃恆各以始終軍事初爲都戰帥忠勇冠軍漢

清肅實初等之勲也司馬法賞不踰時欲人知爲善之速福也若不超報無以勸徇功之士慰熊羆之志臣以

初補襄陽太守

御覽四百二十九引徐廣晉紀作上言皮初爲襄陽內史魏志劉馥傳注引晉

陽秋作襄陽太守案其時襄陽未有王國當以太守爲是侃爲府行司馬使典論功

事恆爲山都令詔惟令臣以散補空缺然忝鄉令虞潭忠誠烈正首唱義舉舉善以教不能者勸臣輒特轉潭補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尙書令史郭貞張昌以爲尙書郎欲

訪以朝議遁逃不出昌質其妻子避之彌遠勃孝篤著
於臨危貞忠屬於強暴雖各四品皆可以訓獎臣子長
益風教臣輒以勃爲歸鄉令東晉疆域志曰案沈志建
平郡有歸鄉縣何承天志
歸鄉故屬秭歸吳分太康地志云秭鄉有歸鄉故夔子
國楚滅之而無歸鄉縣沈約云何志所言非也今考劉
宏傳以仇勃爲歸鄉令是晉有此貞爲信陵令皆功行
縣矣何志所言不誤沈非之誤也

相參循名校實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朝廷以初雖有功

襄陽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

書鈔三十七御覽
四百二十九引徐

廣晉紀作上以爲襄陽顯郡初資名未允魏志劉馥傳
注引晉陽秋作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名輕淺晉書校
文三曰此傳初下疑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

卽脫資名輕淺四字

太守餘並從之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

與天下一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為任若必姻親然後

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書鈔三十

晉紀作夫總天下當與天下同心理一國當與一國推

實吾總荊州十郡安得十女聳然後為治魏志劉馥傳

注引晉陽秋亦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魏志劉馥

作一國推實

陽秋相監下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魏志劉馥傳

有臨事二字

作報聽之眾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魏志劉馥傳

益服其公當

作簡

刑獄

歲用有年百姓愛悅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

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禱弘愍之乃謫

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

不聽百姓捕魚東晉疆域志曰襄陽縣有峴山方山弘下教曰禮名山大

陽縣有峴山方山

弘下教曰禮名山大

弘下教曰禮名山大

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
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
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
分別時益州刺史羅尚爲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讀史
舉正曰案此時特已死尚爲李雄所敗耳弘移書瞻給而州府綱紀以運道
懸遠文武匱乏欲以零陵一運米五千斛與尚弘曰諸
君末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
之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于時流
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弘乃給其田
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時總章太樂伶人避亂多

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爲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爲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況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論平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弘上疏固讓許之進拜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顒挾天子詔弘爲劉喬繼援引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遣使受東海王越節度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

魏志劉馥傳注晉諸

公贊曰于時天下雖亂荊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又晉陽秋曰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

方盡其器能推誠

羣下厲以公義前廣漢太守羊冉說弘以從橫之事

弘大怒斬之

魏志劉馥傳注晉陽秋曰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子家座四方雲擾進從橫計於弘弘

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案孫盛作辛冉辛與羊字形相近必有一誤

河間王顒使張光爲

順陽太守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彭城王前東奔有不

善之言張光太宰腹心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

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爲也展深恨之陳敏

寇揚州引兵欲西上弘乃解南蠻以授前北軍中候蔣

超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以大眾屯於夏口

又遣治中何松領建平宜都襄陽三郡兵屯巴東爲羅

尚後繼又加南平太守應詹寧遠將軍督三郡水軍繼

蔣超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閒侃者弘不疑之
乃以侃爲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爲
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
交尙不負心周家祿校勘記曰夫誤失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敢

闕境永興三年詔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及餘官如故家

祿校勘記曰按惠帝紀永興二年已稱弘車騎大弘每
將軍進號當在二年又永興三年卽光熙元年也

有興廢手書守相

書鈔一百三引晉陽秋於每有興廢上有鎮西漢虛談優游者必加誨抑

謀謨輒有成其人之攻如有負敗比於老子自責魏志
劉瓛傳注御覽五百九十三引晉陽秋作每有興發手

書

丁寔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

御覽二百五十

誠御下厲以公義故莫不感悅願倒奔赴

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

事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弘遣參軍劉盤爲督護率諸
軍會之盤旣旋弘自以老疾將解州及校尉適分授所
部未及表上卒于襄陽水經沔水注曰沔水又東逕豬
蘭橋注云橋木名本蘭橋橋之
左右豐蒿荻于橋東劉季和大養豬襄陽太守曰此中
作豬屎臭可易名豬蘭橋案弘由車騎將軍都督荊州
以襄陽爲治故卒于襄陽其養豬當在是時乃趙氏水
經注釋引沈氏曰當作襄陽太守劉季和于橋東大養
豬方合此言殊誤攷弘早以鎮南都督荊州且以皮初
爲襄陽太守本傳亦並無自爲襄陽之文蓋弘于治所
養豬乃爲太守所譏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初成都王
細釋郎注本不誤也
穎南奔欲之本國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馬郭勸欲推穎
爲主弘子璠追遵弘志於是墨經率府兵討勸戰於濁
水斬之東晉疆域志曰襄陽縣有濁水襄沔肅清初東海王越疑弘與

劉喬貳于已

魏志劉馥傳注晉諸公贊曰不附太傅司馬越越甚銜之

雖下節度心

未能安及弘距穎璠又斬勸朝廷嘉之越手書與璠贊

美之表贈弘新城郡公諡曰元以高密王略代鎮寇盜

不禁詔起璠為順陽內史

讀史舉正曰案順陽非國

江漢之間翕然

歸心及略薨山簡代之簡至知璠得眾心恐百姓逼以

為主表陳之由是徵璠為越騎校尉

魏志劉馥傳注晉諸公贊曰子璠北

中郎將書鈔七十八干寶晉紀曰劉璠為江夏高新令

及卒百姓如哀父母吏民相聚於道路望柩設奠案本

傳言璠為越騎校尉而晉贊作北中郎將或以校尉遷

中郎將耳至于令升晉紀言為高新令疑非此劉璠然

本傳謂江漢之間翕然歸心且璠承父之後遺澤在人

似又曾為縣令者附識于此不敢遽定為一人也

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至洛陽然後遣迎

家累僑人侯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然後辭去南夏
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

陶侃

兄子臻 臻弟興

陶侃字士行

世說言語篇注引陶氏敘類聚七十九御覽二百六十五三百九十八引王隱晉書

輿地紀勝三十均作字士衡

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

丹吳揚武將軍

書鈔三十七晉中興書曰陶丹吳時例任妻息丹子操任在武昌私遷視丹病

遣人責之曰朝廷以我為邊將取汝為任而敢越法移行速還所任竟不見也

侃早孤貧為縣

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

本書侃母湛氏傳作

范逵寓宿於侃書鈔一百五十二引王隱晉書作鄱陽孝廉與親友過侃宿時天大雪世說賢媛篇曰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保宿於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僕馬甚多輿地紀勝二十三曰延賓坊在饒州蕭

家巷世傳爲陶侃所居陶侃傳孝廉其母乃截髮得雙
范達嘗過侃故後世以延賓名之

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達去侃追
送百餘里達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達

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爲督郵本書侃母湛氏傳曰時大雪湛

氏乃撒所卧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

肴饌書鈔一百五十二王隱晉書曰侃母湛撒牀斬蔣

手剉給客牛馬密截髮以供賓客也譚驥龍作勸韻晉

世說賢媛篇曰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

爲計湛頭髮委地下爲二髮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

割半爲薪剉諸薦以爲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

所乏達旣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

已且百里許達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達曰卿可

去矣至洛陽當相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會州部從

爲美談侃適返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鄙郡

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禦之從

事卽退

書鈔七十三中興書潯陽陶錄日時州遣從事案太守張夔侃謂從事曰可以禮之無得吹毛

以求瑕也從事憚之遂得免咎

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

諸綱紀皆難之

書鈔七十三引中興書潯陽錄作遣迎醫天時寒雪舉朝憚之

侃獨曰

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

心乎乃請行眾咸服其義

書鈔七十三引中興書潯陽錄作此小君猶人母也安有

親病而難迎醫乃自啟行僚屬皆愧之御覽二百六十五引王隱晉書作夫人亦當次母安有父母之病而聞

迎醫不便行也

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終

當有大名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夔察侃爲孝廉至洛

陽

御覽二百四十五陶氏家傳云侃遷太子中庶子君少而好學善談元理尤明詩易以孝行聞於時儲選

殊難其人特召君焉案傳失載
為中庶子當在至洛陽之後
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

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

世說言語篇注陶氏

敘曰侃少有遠概綱維宇宙之志入洛司空

除郎中伏

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益民君其人也
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為掾

屬以侃寒宦召為舍人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暉侃州里

也世說賢媛篇曰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暉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案楊暉疑即羊暉楊為羊之譌為鄉

論所歸侃詣之暉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

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暉曰

奈何與小人共載暉曰此人非凡器也

世說賢媛篇注晉陽秋曰時豫

章顧榮或責羊暉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暉曰此
寒微也案本傳作溫雅晉陽秋作顧榮未審孰誤
尚書

樂廣欲會荆揚士人武庫令黃慶進侃於廣人或非之

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慶後爲吏部令史舉侃

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歸爲郡小中正世說賢媛

篇注王隱晉書曰乃進之於張夔羊暉亦簡之後會劉

弘爲荊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爲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

討賊張昌破之弘旣至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世說言語

篇注引陶氏敘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

夫矣世說言語篇注引陶氏敘後以軍功封東鄉侯邑千

戶陳敏之亂弘以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備威

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

禦之隨郡內史扈瓌

元和姓纂十姥扈字下云夏時嬾姓國也晉有射聲校尉扈懷案瓌

瓌當由內史歷官至校尉懷爲瓌之謬

間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

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爲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雙鶴冲天而去敦煌石室本修文殿御覽陶侃傳曰丁母艱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

遣隨而看之但見雙鶴飛而冲天御覽六十六郡國志
日鶴門湖者陶侃徵時喪母忽有二客來弔化爲雙白
鶴飛去後因以爲名寰宇記一百一十一日鶴時人異之
門洞在德化縣西四十二里今接瑞昌界
服闋參東海王越軍事書鈔六十九中興書陶錄日陶侃大傳東海王越以爲參軍者
護江州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爲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
議軍事

以臻爲參軍軼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
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
難將作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帝帝見之大悅
命臻爲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輅車鼓吹侃
乃與華軼告絕頃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
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

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業之左右侃卽遣兵逼業令出

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爲後繼

寰宇記一百十二日釣臺武昌池下有石折臨江懸

峙四眺極目武昌記釣臺在城南

業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

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

郡東大收其利

輿地紀勝八十一日晉西陽有豫州五水蠻侃領武昌作夷市於吳城東以爲

交易之所

而帝使侃擊杜弢令振威將軍周訪

訪本傳作振武

大獲其利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爲前鋒兄子輿爲

左頸擊賊破之時周顗爲荊州刺史先鎮尋水城賊掠

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洽口侃謂諸將曰

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

誰能忍饑餓闕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
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
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眾遣參軍王
貢告捷于王敦愍帝紀杜弢傳均作王真御覽一百三
十七三百七十二引王隱晉書亦作王
真周家祿校勘記曰細檢愍帝紀及杜弢傳此行以下
皆王真事愍帝紀建興元年弢別將王真襲沌陽荆州
刺史周顗奔亡之時可知各自一人貢雖後與杜曾反侃
即在顗奔亡之時可知各自一人貢雖後與杜曾反侃
歸弢然愍帝紀所稱弢別帥襲侃為林鄣又為侃所破於
巴陵及弢傳領精卒三千為奇兵出江南向武陵者皆
王真非王貢也貢真形近相亂下文貢宜照改作真案
丁氏晉書校文以王貢王真為一人不及周氏之說為
稿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荆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為賊所
破不知那得刺史貢對曰鄱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莫

可敦然之即表拜侃為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荆

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通鑑地理

通釋十三日水經注沌水上承新陽縣之太白湖東南

嘉六年陶侃為荊州鎮此明年徙林鄣沔水又東逕沔

陽縣北又東逕林鄣故城北陶侃鎮此漢沔縣有王都

陽縣屬漢中郡晉宋氏水經江陳侯安都沔縣有王都

沔縣屬漢中郡晉宋氏水經江陳侯安都沔縣有王都

山有城即吳江夏太守所理之地晉立沔縣屬江

夏郡歷宋齊梁因之按魏書文聘傳云別屯沔口非沔

縣也晉書陶侃傳亦云鎮于沌口移入沔江沔江即沔

口又不云是沔陽惟宋志荊州總序云刺史陶侃治沔

陽後治武昌祝穆方輿勝覽云魏立荊州屯沔沔陽為重

鎮蓋在沔水之陽亦即沔口又謂之臨漳城魏始立城

晉乃置縣即舊遣朱伺等討江夏賊殺之賊王冲自稱

江夏太守治

荊州刺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爲前
鋒大督護進軍斬冲悉降其眾侃召曾不到貢又恐矯
命獲罪遂與曾舉兵反擊侃督護鄭攀於沌陽破之宋
郡志江夏太守領沌陽子相江左立寰宇記云晉又敗
于林鄣立沌陽縣案沌陽立於江左故志不載
朱伺於沔口侃欲退入沔中水經沔水注曰沔水過安
東通潏水西入于沔讀史方輿紀要七部將張奕將貳
十六日潰水在漢川縣東北三十里
於侃詭說曰賊至而動眾必不可侃惑之而不進無何
賊至果爲所敗賊鉤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船御覽
七十晉中興書曰蜀賊以桔槔打沒侃艦二十餘艘人
皆投水書鈔一百三十七王隱晉書曰陶侃擊蜀賊王
眞眞拘得侃青甯瓶侃欲投水
都督王禰扶侃人小舟得脫朱伺力戰僅而獲免張

奕竟奔于賊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侃復率周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楊舉爲先驅擊杜弼大破之屯兵于城西侃之佐史辭詣王敦曰州將陶使君孤根特立從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效出佐南夏輔翼劉征南前遇張昌後屬陳敏侃以偏旅獨當大寇無征不剋羣醜破滅近者王如亂北杜弼跨南二征奔走一州星馳其餘郡縣所在土崩侃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子來之眾前後累至奉承指授獨守危阨人往不動人離不散往年董督徑造湘城志陵雲霄神機獨斷徒以軍少糧懸不果獻捷然杜弼懼來還夏口未經信宿建平

流人迎賊俱叛侃卽迴軍遡流芟夷醜類至使西門不
鍵華圻無虞者侃之功也明將軍愍此荆楚救命塗炭
使侃統領窮殘之餘寒者衣之饑者食之比屋相慶有
若挾纊江濱孤危地非重險非可單軍獨能保固故移
就高祚以避其衝賊輕易先至大眾在後侃距戰經日
殺其名帥賊尋犬羊相結并力來攻侃以忠臣之節義
無退顧被堅執銳身當戎行將士奮擊莫不用命當時
死者不可勝數賊眾參伍更息更戰侃以孤軍一隊力
不獨禦量宜取全以俟後舉而主者責侃重加黜削侃
性謙沖功成身退今奉還所受唯恐稽遲然某等區區

實恐理失於內事敗於外豪釐之差將致千里使荆蠻乖離西嶠不守脣亡齒寒侵逼無限也敦於是奏復侃官弼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賊中離阻杜弼遂疑張奕而殺之眾情益懼降者滋多御覽八百五十九王隱晉書曰賊杜弼下王貢復挑多蜀人飢陶侃多作粥以待之於是悉降戰侃遙謂之曰杜弼爲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腳馬上侃言訖貢斂容下腳辭色甚煩侃知其可動復令

諭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

御覽三百七十二王隱晉書日侃知其意使降人喻真真

乞得先信乃截髮爲信

而破敗走進剋長沙獲其將毛

寶高寶梁堪而還王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詣敦別

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爲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

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廙爲荊州

世說方正篇注

鄧粲晉紀曰初有譖侃於王敦者乃侃之佐吏將士詣

以從弟廙代侃爲荊州左遷侃廣州

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溫馬儁等不欲南行

遂西迎杜曾以距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

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

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

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參軍侃既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因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書鈔一百三十晉中興書曰廣州人逐刺史郭納納作迎機爲刺史納乃持節出都亭避之城外機就納求節納答機曰大朝所賜等威所假義不得與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爲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沈俱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

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執劉沈於小桂又

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

書鈔一百三十晉中興書曰杜弘在鬱林與王機結好機勸取

交州弘亦不無意乃執機節曰當相與迭持何可獨提
機遂以節與弘並受害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九日漢改
秦之桂林郡爲鬱林孫皓又立桂林郡時謂桂林縣爲
小桂案機本傳亦作交州與何書同則本傳作勸取廣
州者誤也機傳云討機走之病死於道與此亦異

傳首京都諸將皆請乘勝擊

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

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

食邑四千戶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

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

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太興初進號平南將軍

御覽三百

九十八王隱晉書曰陶侃爲廣州夢有司馬與侃鑑者長史陳協以爲司馬者國姓也鑑者扞禦之器節下當進位泰興二年尋加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舉兵反詔侃加平南將軍

侃以本官領江州刺史尋轉都督湘州刺史

案御覽三百五十五

引王隱晉書又云陶侃夢見司馬與鑑長史陳協以爲當進位俄轉都督湘州刺史蓋以此夢爲兩事之徵也敦得志上侃復本職加散騎常侍時交州刺史王諒爲

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進擊平之以侃領交州刺史

錄前後功封次子夏爲都亭侯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及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

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餘如故

水經沔水注曰沔水又東

逕臨嶂故城北注云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爲荊州鎮此也案明帝紀作荆湘雍梁與本傳異鄭注建興二年

爲太室三

年之誤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

初學

記一王隱晉書曰陶侃少長

勤整儆矜矜自強不息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

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

不手荅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

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

初學記一引王

隱晉書聖者作聖人眾人作凡俗世說政事篇注晉陽

秋日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

陰至於凡俗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

當惜分陰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

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樛蒲者牧豬奴

戲耳

初學記六引臧榮緒晉書作乃取其蒲博棋局之具悉投于江世說政事篇注中興書曰侃嘗檢校

佐吏若得樗蒲奕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人胡所作
外國戲耳園基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
何以爲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
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老莊浮華非

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

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

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

世說政事篇注引晉陽秋作若力役所致權喜慰賜

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

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

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

於農殖家給人足

世說政事篇注晉陽秋曰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戎陳武士皆勸厲之

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類聚五十王隱晉書曰
是時荊州大饑百姓多餓死侃至秋熟輒糴至饑復價

糴之士庶歡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

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溼於是以前布

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世說政事篇曰陶公

性檢厲勤於事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錄錫木屑不限多

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

溼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

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

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

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爲賊所害平南將軍溫嶠要

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爲恨荅

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世說容止篇注徐廣晉紀曰肅祖遺詔庾亮王導輔

幼主而進大臣官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祖約疑亮寢遺

詔也魏書司馬彪傳曰侃不從曰吾疆場將本非顧命

大臣今日之嶠固請之因推為盟主侃乃遣督護龔登

率眾赴嶠而又追迴晉書校文三曰成帝紀咸和三年

師尚未陷也按陷脚城今傳大此事於京都都不守下日

月倒置蓋欲甚侃坐視國難之罪耳終當以紀為實錄

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魏書司馬叡傳曰嶠

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地乎賢子越侃妻龔氏亦固

騎酷沒天下為公痛心況慈父之情哉

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臨五月

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御覽六十九引三十國春秋

起義兵伐蘇峻帥師四萬直指石諸軍即欲決戰侃以

頭案二年當從成帝紀作三年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累戰無功請將請

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

日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顯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

魏書司馬胤傳曰蘇峻并兵攻大業大業水竭皆飲糞汁諸將謀救之慮

不能

當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

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眾大潰峻弟逸復聚眾侃與諸軍斬逸於石頭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

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

乃拜陶士行邪御覽五百四十二郭子曰陶公自上疏

戮已進退無計溫公乃勸詣陶公卿但經拜必無他我

為卿保之庾殊未了而不得不往乃從溫言詣陶至便

拜庾風資雅潤陶見拜不覺自起止之日庾元規何緣

拜陶士衡世說假譎篇曰庾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

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

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

尋以為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御覽一百八十一

郡國志曰長沙南寺陶侃宅在焉邑三千戶賜絹八千匹加都督交廣

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遣諮議參軍張誕

討五谿夷降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

肩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軍宋夏陳脩率
兵據湓口侃以大軍繼進默遣使送妓婢絹百匹寫中
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
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肩爲朝廷
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
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騁其從橫耳發使上
表討默御覽三百三十六陶公故事曰臣侃言郭默狂
狡肆行凶虐負阻城險用稽天誅臣土山懷社
設案此卽表文中語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用爲
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荅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
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

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
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既至默將宗侯

郭默傳兩
作宋侯

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
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
也益畏侃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爲戍將
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增置
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侃旋于巴
陵因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子珣爲湘
東太守辟劉弘曾孫安爲掾屬表論梅陶凡微時所荷
一餐咸報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

將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曰臣非貪榮於疇昔而虛讓於今日事有合於時宜臣豈敢與陛下有違理有益於聖世臣豈與朝廷作異臣常欲除諸浮長之事遣諸虛假之用非獨臣身而已若臣杖國威靈梟雄斬勒則又何以加咸和七年六月疾篤又上表遜位世說言語篇曰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故不貽陶公話言時賢以為德音注引王隱晉書載侃臨終表與此略同云有表若此非無獻替周家祿校勘記曰九年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厯世殊誤七年世說言語篇注引王隱晉書聖朝作先朝殊作異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

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啟手啟足當復

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世說言語篇注

引王隱晉書反作復所以憤懣兼懷不能已已世說言語篇注引王隱晉書作唯此

而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

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存處亡無心

分違已勒國臣修遷改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窀穸葬事

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綿篤伏枕感結情不自

勝臣閒者猶爲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爲陛下西平李

雄世說言語篇注引王隱晉書猶爲北吞石季龍是以

遣母王與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敘於此長乖

世說言語篇注引王隱晉書作勢遂此方之任內外之不振良圖永息臨書振腕涕泗橫流

要願陛下速選臣代

世說言語篇注引王隱晉書作伏願遴選代人

使必得良

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

世說言語篇注引王隱晉書作遵成志業

則臣死之

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

賴羣儁司徒導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

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卽陛下之

周召也獻替疇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

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

荆江州刺史印傳檄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以後事付

右司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侃輿車出臨津就船

明日薨于樊谿

御覽六十七武昌記曰樊山東有小谿夏時稟稟恒有寒氣故謂之寒谿寰宇

記一百七十二日

陶侃廟在鄂州東一百七十五里侃薨

于樊谿百姓思焉

咸康五年立廟祀之有碑在又至興

元年桓溫中

縣令唐平以其荒涼

時年七十六成

無底遷在縣西北一百步俯臨大江
帝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

寧八州諸軍事荆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經德蘊哲

文選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

謀猷弘遠作藩于外八州肅

晉中興書作經德秉哲

清勤王于內皇家以寧乃者桓文之勳伯舅是憑方賴

大猷俾屏予一人前進位大司馬禮秩策命未及加崇

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鴻臚追

贈大司馬假蜜章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又策

謚曰桓祠以太牢侃遺令葬國南一十里

元本一作二
元和郡縣圖

志二十九日陶侃墓在長沙縣南二十三里御覽九百

六十六湘州記日州故大城內有陶侃廟地是賈誼故

宅故吏刊石立碑畫像於武昌西書日陶侃薨參佐置

石二碑立廟像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

於武昌西江上斷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

諸史方輿紀
要二十七

南陵戌在繁昌縣西南下臨江渚胡氏日六朝時江州

東界盡於南陵蓋濱江津要處非今之南陵縣東晉疆

域志日通鑑注宋白日南陵本漢春穀縣地後并于湖

縣又屬繁昌梁武帝始置縣屬南陵郡圖經晉時有南

陵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融詣侃謝日將

軍為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至日章自爲之將軍不

知也侃日昔殷融爲君子王章爲小人今王章爲君子

知也侃日昔殷融爲君子王章爲小人今王章爲君子

殷融爲小人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

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己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

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

世說政事篇注晉陽秋曰都尉夏施盜拔

武昌郡西門所種御覽四百三十二晉中興書曰陶侃

明識過人武昌道上種楊柳人有竊之植于其家侃見

而識之問何以盜官世說政事篇注引晉施惶怖謝罪陽秋作惶怖首伏三

所殖乎時以爲神軍稱其明察時武昌號爲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爲佐吏侃每

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侃懷

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世說賢媛篇注引侃別傳亡親作二

親故不敢踰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

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迺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

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
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迺
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
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
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
未亡一年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
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
以付王愆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爲美談將出府門顧謂
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
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

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恆得法外意其
爲世所重如此然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
天府或云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
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廣韻八戈引作須臾雷雨暴至侃嘗釣於此山下水中得織梭一枚還挂壁上成赤龍從空而去其山石上猶有侃迹存焉寰宇記一百十一日釣磯石在都昌縣西三十里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閭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御覽三百九十八王隱晉書曰夢背入而下又卷二異苑曰陶侃夢飛翔冲天門見門非常不敢入其八餘一門不得進以翼搏天一翅致折驚而墜下左腋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腫痛

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

御覽八百八十二
異苑曰陶侃如廁

見數十人悉持大杖有一人單衣平幘自稱後帝云君

長者故出相見三載說富貴莫可言侃起逐失所在有

大印作公字當其穢處又七百二十九晉中興書曰相

者師珪曰君位當上公爲八州都督案何書以位當上

公二語爲師珪之言與本傳

有善相者師主謂侃曰君

異師珪卽下文之師主也

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微於上貴不可言

御覽三百七十

異苑曰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至上橫

侃以針決之

節便絕占者以爲此文若過位在無極

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

據上流握彊兵潛有窺齋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

止御覽二異苑曰後威果振主欲有闕擬之志每憶折

自抑皆非本人不知作史者從何探得桓公東晉第一

不臣之罪
尤可駭怪

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見

舊史餘者並不顯洪辟丞相掾早卒瞻字道真少有才

器歷廣陵相廬江建昌二郡太守

周家祿校勘記曰瞻於廣陵亦爲太守不

爲相也

遷散騎常侍都亭侯爲蘇峻所害追贈大鴻臚諡

愍悼世子以夏爲世子及送侃喪還長沙夏與斌及稱

各擁兵數千以相圖旣而解散斌先往長沙悉取國中

器仗財物夏至殺斌庾亮上疏曰斌雖醜惡罪在難忍

然王憲有制骨肉至親親運刀鋸以刑同體傷父母之

恩無惻隱之心應加放黜以懲暴虐亮表未至都而夏

病卒詔復以瞻息弘襲侃爵

御覽七百八陶侃別傳曰外國獻氍毹公舉之曰我

還國當與牙共眠牙名倓之字處靜是公庶孫小而被
知以爲後嗣案侃孫見于本傳者瞻之子弘旗之子定
餘無可攷未知倓之爲何人之子惟弘子名綽之定子
名襲之倓之旣爲侃孫不應與其姪輩同以之字命名
疑倓之或單名仕至光祿勳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
而誤衍之字也

壽嗣宋受禪降爲吳昌侯五百戶琦司空掾旗歷位散
騎常侍郴縣開國伯咸和末爲散騎侍郎性甚凶暴卒

子定嗣卒子襲之嗣宋受禪國除斌尚書郎

案成帝紀咸和七年

陶侃遣子平西參軍斌
蓋由參軍入爲郎也

稱東中郎將南平太守南蠻校

尉假節性虓勇不倫與諸弟不協後加建威將軍咸康
五年庾亮以稱爲監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南中郎將
江夏相以本所領二千人自隨到夏口輕將二百人下

見亮亮大會吏佐責稱前後罪惡稱拜謝因罷出亮使人於閣外收之棄市亮上疏曰案稱大司馬侃之孽子父亡不居喪位荒耽于酒昧利偷榮擅攝五郡自謂監軍輒召王官聚之軍府故車騎將軍劉弘曾孫安寓居江夏及將楊恭趙韶並以言色有忤稱放聲當殺安恭懼自赴水而死韶於獄自盡將軍郭開從稱往長沙赴喪稱疑開附其兄弟乃反縛懸頭於帆檣仰而彈之鼓棹渡江二十餘里觀者數千莫不震駭又多藏匿府兵收坐應死臣猶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馬稱肆縱醜言無所顧忌要結諸將欲阻兵構難諸將惶懼莫敢酬荅由

是姦謀未卽發露臣以侃勳勞王室是以依違容掩故表爲南中郎將與臣相近思欲有以匡救之而稱豺狼愈甚發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之甚苟利社稷義有專斷輒收稱伏法範最知名太元初爲光祿勳世說方正篇曰陶胡奴爲烏程令注胡奴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祕書監何法盛以爲代散騎侍郎第九子

臻字彥遐有勇略智謀賜爵當陽亭侯咸和中爲南郡太守領南蠻校尉假節卒官追贈平南將軍謚曰肅臻弟輿果烈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軍初賊張奕本中州人元康中被差西征遇天下亂遂留蜀至是率三百

餘家欲就杜弢爲侃所獲諸將請殺其丁壯取其妻息
輿曰此本官兵數經戰陣可赦之以爲用侃赦之以配
輿及侃與杜弢戰敗賊以桔槔打沒官軍船艦軍中失
色輿率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剋賊又率眾將
焚侃輜重輿又擊破之自是每戰輒剋賊望見輿軍相
謂曰避陶武威無敢當者後與杜弢戰輿被重創卒侃
哭之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爲之垂泣詔贈長沙太守
史臣曰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爲九州輔相
立功咨于四岳所以仰希齊政俯寄宣風備連率之儀
威騰閭外總頒條之務禮縉區中委稱其才甘棠以之

流詠據非其德讎餉以是興嗟中朝叔世要荒多阻分
符建節並秦天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廬綰之契居方
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荆亟斂豺狼之迹舉賢登
善窮掇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
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禋於稽天之際猶獨稱
善政何其寡歟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周家

祿校勘記曰征南當作鎮南

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陬落之

閒比肩髦雋之列超居外相宏總上流布澤懷邊則嚴
城靜柝釋位匡主則淪鼎再寧元規以戚里之崇挹其
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

理則宜然至於時屬雲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
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是有
徵

贊曰和季承恩建旗南服威靜荆塞化揚江澳勦力天
朝匪忘忠肅長沙勤王擁旆戎場任隆三事功宣一匡
繫賴之重匪伊舟航

晉書謝注卷六十六